

乌镇的巴掌张开
点数阡陌河涌 生命流水
从远古飘漾而至
听到轻盈的足音
宁静的水乡
欢腾的水乡……

石巷 木楼

船篷 拱桥

一幅水乡木刻画展现在晨曦与黄昏

——东方“威尼斯”城的剪影

没有工业时代的虚饰

——大嗓大抱揽人

此处自有自然姿韵

秀水涟漪见钟灵

汨汨馨韵走阳春

柳荡纤柔爱抚弄

轻歌咿啾浣衣女

judicanhong

梁念钊 著

绝地残红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绝地残红

梁念钊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地残红 / 梁念钊著. —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5623-2143-9

I. 绝… II. 梁…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8627 号

总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0964 87111048 (传真)

E-mail: z2cb@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cn>

责任编辑: 谢茉莉

印刷者: 广州市穗彩印厂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4.25 插页: 2 字数: 122 千

版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蔡宗周

梁念钊拿着他的第二部诗集《绝地残红》到编辑部找我，嘱我为他的新诗集作序，我尽管案头的事挺多，也爽快地答应了。我与念钊两家毕竟有着两代人的友情，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几十年的老同事，先是同在中山大学外语系工作，后又随院校调整一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我们两家是两处校园的邻居。我比念钊痴长十来岁，念钊与我小弟宗齐是发小，一块儿玩耍，一块儿长大，康乐园的童年趣事，白云山下的少年情怀，仍历历在目，萦绕于心。我没有理由推托，只是歉意地说：如不着急，容我放后一点安排……念钊默默地点头，留下了诗稿。日子总是过得快，一晃一两个月过去了，时间一久我也着急了，承诺的事总应该办，再忙也得挤时间，认真地拜读，提笔写上自己的感言。

念钊是20世纪80年代涉足文坛的。他那时二十来岁，在广东省总工会创办的《五月》文学杂志社任职，主要担任刊物的广告刊发工作。那是一个文艺复苏的年代，许多年轻人都钟情文学，念钊也是这一批热血年轻人中的一员。自那个时候始，他爱上了文学，并开始了文学的创作。他写了诗，会时不时让我看看，相互切磋。记得，我曾为他的作品作过推荐，他的第一篇诗歌处女作是由我向一家企业小报推荐发表的，就这样，我们断断续续开始了文学上的往来。念钊后来又调任到当时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广州一家报刊《现代人报》工作，任记者及社委委员，并兼任该报广告公司总经理，且做得得心应手，有声有色，颇有成绩。尽管工作很忙，可他的心始终牵挂着文学，诗也始终是他心灵的栖息地。他忙里偷闲写下的诗作，也常见诸报端。近年来，念钊个人开了公司，忙着自己

的事业，可对文学的钟情，对诗的钟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却有增无减，写得更勤了，也写得更好了。念钊自 2002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冰镇摩登时代》之后，今又推出他的第二部诗集，我为他的这种文学情怀所感动。我想，人的一生，除了物质上的需求，也渴望着精神上的慰藉。

一、诗歌如何与时俱进、继承和发展

中国是一个诗的泱泱大国，几千年的文明，诗是立于文明潮头的，总是开风气之先。然而，诗歌发展到今天，如何抒写当代，以艺术的手法折射当代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世界，注入现代意识，反映当代人的生活和思考，都是摆在每个诗人面前要回答的问题。中国诗，总不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直唱下去而一成不变了，也总不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直唱着田园式的牧歌走进新时代。中国的当代诗人，总应对当代的生活抒发情怀。自然，现代诗从题材到内容，从技巧到手法，从风格到流派，从修辞到语境，都应有一个嬗变，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应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诗人洛夫、余光中的诗，就有着一创新意识，现代意识；又比如有人追求现代古典主义，也是一种探索。念钊的诗在这方面也是作了努力的，他用一颗人文关怀的诗心，用一双洞察世事的明眸，剖析当今世界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究其本质和根源，抨击被物质异化的灵魂，对一些“世纪污垢”来一种“矫枉过正”，从书名《绝地残红》字样，且常戏称自己为“愤青”，就似乎触摸到作者胸中欲将愤发的烈焰和令人惊悚的血色。

念钊的作品，许多都取材于当代的生活。如关注人类能源的《石油时代》《新物质定律》；关注现代人灵魂的异化的《新“垃圾运动”》《海选超女》；关注人性和命运的《“煤黑子”与井下骡子》《中国农民工》；关注环保的《唐装·纯棉情结》《城市仲夏》，等等。我们姑且先不去探究念钊这类题材的诗写得怎样，可作者能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目光所及大都与民生相关，与人类命运

相连，这种诗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值得尊敬的。这是诗人应有的胸怀，自屈原的《天问》至今，有良知良心的中国诗人都应有这种大胸怀，这是值得倡导的。诗，离不开生活，诗是伴随人类生存发展而生存发展的。

二、诗歌如何抒写当代、追问当代

我从不赞成文学创作中的题材决定论，任何题材都可写出好的作品来，这取决于诗人的思想、学养、品质、感悟、技巧和灵性。诗，不应是生活的简单描摹和再现，而应是精神的追问和探究，直面人性这个文学永恒的主题。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是我们观察当今时代、观察中国社会、观察文学艺术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认识工具。诗人，如何坚持以人为本，在现代社会写出我们国人的灵魂来，像鲁迅那样，也应是诗人们的追求。

念钊诗集中的一些篇章，似乎也试图朝这方面努力。如《石油时代》中“世纪的经纬轴线/与石油的许多细节有关/工业孵化的‘金属甲虫’/振翅嗡响……//今天的生命依附已绝对离不开石油的根系/地球被喷井吐出的飞花纷彩所生动所陶醉/但石油的秉性依然是乌黑的……”这种乌黑，是贪欲的乌黑，环境的乌黑，灵魂的乌黑！这就是一种深沉的追问。又如《乌镇的日子》组诗中，念钊不满足落笔描摹水乡的“从远古飘漾而至/听到轻盈的足音/宁静的水乡/欢腾的水乡/石巷、木楼/船篷、拱桥……”而是赞颂“没有工业时代的虚饰/大噪大艳撩人”的自然神韵，这也是对当今工业污染带给人类灾难的反思。

要写好现代题材的诗，我认为不应沉醉于现代科技的种种技术层面，不应迷恋于种种时髦的表象，而应透过现代生活的图景，直逼人的精神和灵魂，挖掘人性中的真善美，并歌之颂之。当然，现代诗也要寻求新颖的表现手法、新颖的语境，在传承的同时有所创新、闯出一条新路来。

三、诗歌应回归诗的品质、诗的美学

诗如何写好，历来是见仁见智。历史上这方面一直没停止争论和商榷，鄙人固执地认为，中国现代诗，首先是汉诗，是现代的，也首先是写给中国人的，让中国人看得懂。只有国人看得懂，才能让更多的世人看得懂。诗不能写成天书，起码要让读者能意会或言传，能激动或感动，能喜悦或忧伤，能启迪或顿悟，能遐思或玄想，能同感或共鸣，能撩拨或震撼，总要守住诗的尊严——真善美，总要守住诗人的品格——良心和良知。

诗的精神品质，应该是追求真善美，诗的艺术特点，应该是区别于其他文体，有着自己的属性，如押韵、节奏、韵律、意象、构思、立意等。当然，今日的诗坛，山头林立，流派纷呈，有的人没写出几首大众公认的好诗，却狂妄地提出：“颠覆传统”“否定一切”。摒弃言志的表述，反对思想的崇高，丧失道德的节律，消解社会的责任，一味追求玩耍、追求刺激、追求“票房”、追求喧哗。清醒的作者要有自己的思辨，莫急于跟风，要坚信自己的判断，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当前的诗也有一种远离诗的特性，散文化越来越厉害的倾向，忽略了诗的节奏、韵律，视押韵为落伍，视语法修辞为落伍，使一些诗难以卒读，甚至不知所云。念钊的诗注意把握了诗的崇高和尊严，有着诗人的良知和责任，然而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有待于锤炼和提高。比如，要追求诗的意境和巧思，要加强诗的节奏和韵律，要讲究诗的意象和形象，要注意诗的炼字和炼句，写得更精炼些、更诗意些，切忌诗的概念化，切忌诗的聱牙诘口，更要避免个人生造词语。有时，诗的直接和简约，也可营造出很好的诗意。就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样，能成为千秋绝句。我比较喜欢念钊诗集中写得比较清新明快的篇章，如《乌镇的日子》《郴州·苏仙岭吟》等。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追求，自可舒展自己的美丽，唱出自己的心声。我想，诗人只要能守住诗的尊严，守住真善美，守住良知和良心，就可守住一颗真正的诗心。那么在“百花齐放”的

春天里，定能盛开出自己的美丽。

我愿在诗的道路上，与念钊友共勉。期望念钊能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否定自己、突破自己，在新的起点上，攀登得更快更高更好，写出更好更多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我祝福着，也期待着。

2008年11月22日于羊城东山榕荫斋

注：蔡宗周是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铁路文艺》副主编，《华夏诗报》副总编。

目 录

第一辑：铿锵“愤青”与石油时代	(1)
海选超女	(3)
石油时代	(13)
城市仲夏	(15)
动物园拾思	(17)
唐装·纯棉情结	(20)
二月乡村·冻凝的诗梦	(23)
白雪乡村	(26)
新物质定律	(28)
冬眠	(29)
清华时尚	(30)
第二辑：城市霉变的低洼地	(39)
城市霉变的低洼地	(41)
茶市夜话	(46)
“煤黑子”与井下骡子	(48)
中国农民工	(50)
红色岁月·失落感	(52)
他成功了，在最后.....	(56)
城里烂了的红柿子	(60)
未来真正的“酷”阿 Q	(62)
第三辑：从“瘦西湖”吟起	(65)
“猪年”下扬州·吟起“瘦西湖”	(67)

一个广东佬眼中的上海浦东	(71)
乌镇的日子（四首）	(73)
郴州·苏仙岭吟	(76)
端午季候的潇湘	(79)
故乡·雨雾早春	(81)
钓鱼恻隐	(83)
小城黄昏	(87)
故乡的月	(90)
清明日	(91)
登黄山·开怀饮	(93)
第四辑：红色怀旧及其他	(95)
老兵	(97)
“红旗渠”壮歌	(101)
历史的“弹洞”与书匠	(104)
圣火颂	(107)
吟起“南海一号”，苍天古海祭	(110)
南方冬日与北方雪线	(116)
新“垃圾运动”	(120)
喋血·俄罗斯·车臣	(122)
后 记	(126)

• 第一辑 •

铨锵「愤青」与石油时代

海选超女

——并致三个“超女”

一 出浴“超女”

中国的晚餐——

在“民以食为天”国度的
特有“胃液良好分泌”中
口感绝佳……

之后是赐福眼球的

良辰佳时

亿万热气蒸腾的“粉丝”

又“香溜”进了

影视“天官”里的“大快活”

夜色是迷幻世界放大的

“万花筒”——

“星光”灿烂 梦好月圆

……

央视三台 今夜镜头模出血印

域外悉尼“歌剧院”掀起一片殷红

还是 那 中国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黄河大合唱”的狂飙

浑黄澎湃了澳洲彼岸

圈叠了年轮的那代华人

悬搁起商事

都理了平头——

抖擞精神 战列严阵
大刀战旗硝烟
踏响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高昂成巍峨的万里长城
这片深重的土地已经苏醒
“游击队员之歌”出没在那片成熟的高粱地
燃发的复仇火焰壮阔蔓延……

啊 中国——
内陆湖湘大地
“洞庭”南缘丘坡上的一尊“铁塔”
启开了另一扇面的“强磁电波”
一组镜焦强光耀眼
烘热了“娱乐大餐”的经典丰席
熠熠聚冠在二〇〇五的“海选”——
三个闪亮“超女”
在青春热浪中出浴
疯狂的“粉丝”在惊呼里昏厥
看环“宇”绝“笔”奇“靓”的妙境
有道是——非“春”“畅”“颖”莫属
……
有截很“黑”的“楠”木
被“青春潮”艰难腾跃过的
那道“坎”
一轮揪心“酷评”
终圆了“虚玄”——
酿制出“青春品牌”的
又一章旷世之“酷”……

二 今昔之叹

看熏风酥醉的半壁河山
 逐着游离快活的“多元因子”
 一队毛色艳亮
 羽翅乍还幼嫩的雏鸟
 随翩翩浮风扶摇而上
 引来大俗引颈高仰
 搅得周天“蒸尘纷彩”
 在围城内
 摩登群楼的绰影下
 有扇情无限
 但蓝天短窄——
 一曲迷情嬉戏 浓稠了浅薄轻佻
 一炽“芸芸躁动” 焦灼了日焰中天
 正放大成 一种“民族”形而上的
 “韵”与“魂”……

——郭兰英老了

王昆迈入了耄耋之年

田华亦白发苍苍

“白毛女”脱贫之后变得富甲了

“我的祖国”遍地长满了黄金

“南泥湾”的秧歌“扭野”了一个快活的世纪

“古月”走了 “郭振清”也走了

一封“鸡毛信”——

巧瞒戏弄过昨天杀气腾腾那

“日本皇军”的愚呆后

最终又丢失在今天“很物质”之
 商业雄霸的“株式会社”里
 “石娃”这牧羊的山伢子
 嫩手捏紧了“小八路”皱巴巴的
 帽子
 很伤心抽泣过 他
 ——该无信可送了
 时代或已忘却
 “黄土地”“西北风”那故乡
 真实的贫穷 和
 往日深重的灾难
 却“作秀”成假惺惺的“粗犷”
 嘶哑放纵一曲 “一无所有”
 那少年“小兵张嘎”染了“黄头发”
 开始玩起“时尚风尘”
 却懵懵懂懂爱上了“樱花”
 (就像“川岛芳子”一般的妖艳)
 便会挽着“甜女”们 打着泼皮的“唿哨”
 不时 一记“帅气”的 飞吻

三 “东西”碰撞

——一截“黄皮肤”若手指粗的嫩枝
 就被莫名嫁接在“蓝眼棕髯”粗壮的树桩上
 但始祖“种传”终归是“炎黄”的“后代”
 被断难“隆高”的“鼻梁”扭捏着纳入了“外域基因”
 一孔“哼哈”扭曲的“音域”
 刻意“趋同”暧昧了东方“遗传”的“神韵”

只好憋声憋气憋成了一头“外域”蛮牛粗野的嗥叫
憋出了“大西洋”滥情放浪怪异的“流行韵”

.....

西域浓烈的“海蓝”里
黏稠着原始的“腥咸”
“好莱坞”浮浪席卷着“文化”的东方
在昏昏热热的“舞美”“娱乐”升平中
又渐渐“甜蚀”着有点松塌的长城基石
使我们哺育的“幼嫩”
不再“本能”去吮吸
那浩浩黄河 酿出的“母乳”

.....

——曾有一道真实天然的风景亮丽
其“韵”独好这边葱郁
且看东方的翠雅素绿无限清新
采摘一丛山崖绽放的“小花”——
一曲凄婉清甜馨畅逸出了“李谷一”的丽音
看湘西“土家族”宋氏靓妹子歌韵的明媚悠扬
这缕缕“东方独韵”的芬芳流香
照样风靡了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

.....

什么时候
那些刻意践踏“唯美”昏狂拜倒于“解构”
一群蓬头垢面皆称浪迹于“西部”那片荒芜破败之地的
流浪汉们 终被世纪的“斯文”收容
喃喃无奈的“麦当娜”也将止息欲火敛收肉艳
在虔诚的“德兰”修女巨像下 最后听到了悲悲切切的
忏悔
一个精神颓败的“国度”快快走向了它们的老朽黄昏